





楊一清曰自古有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傾敗顛覆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保祿位不失令名



同姓諸王傳論曰凡王者皆近塞下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

勢匹撫軍

制命左右人君以制命為義撫軍太子居則盟國出則撫軍

肅清沙漠

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



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  
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  
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醜髒  
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  
深。猜忤遂積。靖難以後。矯枉監覆。益篤囚心。宣德初。  
天子攬綱結網。尋求日嚴。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  
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力如晉鄭左傳周  
東遷晉鄭焉依無假於  
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

慎始

坤六四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文言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需九三  
象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言能慎之于始  
則無寇可致○訟象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革九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議三就而始  
革慎之至也○震初九象曰。震  
來虩虩。恐致福也。呖言啞啞。後有則也。○歸妹象曰。  
君子以永終知敝。○繫辭。初六。藉用白茅。無咎。何謂  
也。子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



古今類用  
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  
所失矣。○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  
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

仲虺誥曰。慎厥終。惟其始。○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  
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德惟治。  
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  
厥與。惟明明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  
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咸有一德曰。

終始惟一。○其難其慎。○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  
時。○召誥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王其  
德之用。○蔡仲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  
厥終。終以困窮。○畢命。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大雅蕩之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小雅曰。賓之初筵。温温其恭。此衛武公悔過而  
作言始敬而終肆

左傳。鄭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無始亂。無怙富。○胡傳



曰。桓公威令加乎四海。幾于改物。然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家語。后稷廟有金人。背銘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拔。將尋斧柯。謂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太公金匱黃帝曰。予之居上。摇摇恐夕不至朝。

公孫子伯夫好者  
能也夫之曰者  
力也也之曰者  
仲也也之曰者  
子也也之曰者  
也之曰者

呂覽曰。趙襄子攻翟勝。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頃。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常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



善持勝者以術疆弱。

此戰勝之始而即知戒故不至於好戰

淮南子曰。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

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

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荒忽之上。彷徨乎虹霓之間。

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巧。

蒲且音蒲。雖善射見莊子。

亦弗

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覆裳而涉也。及乎

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

新書曰。非以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

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今至於大

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

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

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

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

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

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

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董子曰。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

說苑曰。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使曰。君何年之少而



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受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

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讒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務。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得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



殷康明慎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冊府元龜曰。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慎其言。終亦寡悔。若乃多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素履是敦。庸行斯執。引古為鑑。非禮勿動。恭事上之節。戒不密之失。脩身繫矩。開邪杜漸。罔欺暗室。靡雜塵游。跬步之間。顛沛於是。在少有立。雖老彌篤。茲乃終君子之道焉。史子貢對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

春申君告秦昭王曰。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高堂隆上魏文帝疏曰。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

晉史曰。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

武帝臨終制曰。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



將造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沿航而覓路。所趨愈遠。所尚轉難。南北倍俗。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開其端。

劉頌言於晉武曰。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

唐高宗紀曰。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游畋曰。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謹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謹焉。終將安歸。

宋龔慎議諭劉鋹曰。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間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固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

呂夏卿對仁宗曰。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熾之前。救其敝。

邵子曰。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



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利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施師點對寧宗曰。自古人君。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

金完顏素蘭上宣宗。曰。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

郝經奏議曰。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



侍臣對 高廟曰。女寵之禍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始於預政。

揭若林曰。禍福之微。皆自其始。如人之作一善。則自己之精神自然舒暢。作一不善。則其精神亦慚惶不快。此其幾也。及其將著。則言語動作之間。自然發見矣。何待於人之觀察哉。無所養者。泛泛接之。豈能知我靜虛之久。物來自見。不待思索。故謂至誠如神也。

謹微

坤爻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積承之牙吉

○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

以養微陽○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特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及其童

而制之則易○豐彖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

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言人當謹其漸不使過中○既濟象曰。君

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衣袽所以

塞舟罅漏○係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包桑根盤結極固○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益稷謨。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惟動。不應。僭志。

幾以審事之發。康以省事之安。弼者皆直而動。斯應矣。

○五子

歌曰。予視天下。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

人上者。柰何不敬。○太甲曰。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

則釋。

以射喻事。當審之于先而後發。

○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秦誓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洛誥。公曰

孺子。其朋其朋。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言王

若狗朋比之私。始于微而終于大也。

○蔡仲命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尔其戒哉。○君牙曰。心之憂危。







呂覽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

墨漆。

堊白飾也。漆也。喪大記既練居堊室。疏云。新則塗堊。墻令白。稍飾。周禮註。素車以白土。堊車則

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

如可不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

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贖大物。

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

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

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將失

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民辱。為後世笑。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

淮南子曰。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

曆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



音律知也。故由微可以知著。○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為怨。故三代之稱千載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載之積毀也。

新語曰。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

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為也。若

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已。自在

察于一念之微也。背惡向善。不貪於已。不苟於利。分財取寬。

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韓詩外傳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

說苑曰。諺云。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



全國者亦難矣。

抱朴子曰。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

史蘇秦說楚王曰。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

十二諸侯表曰。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

賈誼治安策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

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為治。搶攘擾亂。苟且之意。

袁盎對文帝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

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倖。不垂堂。恐簷瓦墜中人也。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

伍被諫淮南王曰。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

聖人萬舉萬全。

漢陳忠上安帝疏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



蔡邕釋誨曰。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  
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王符浮侈篇曰。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  
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刑。

丁鴻上和帝疏。戒用外戚曰。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  
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  
之後。未然之明鏡也。

吳公孫淵等諫孫權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  
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  
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  
魏曹冏論封建曰。聖王安而不逸。以虞危也。存而設  
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枝之憂。天下有變。  
而無傾危之患。

邵銳對晉武曰。國亡失世者。未始不為衆邪所積也。  
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  
頓為寒暑。人主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







之書。敦素樸之道。毋輕堯舜而不法。毋思秦漢以自高。

宋程子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共。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共而不始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

謂易之大綱。○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遼梁襄疏曰。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



明出乎幽者生于微故君子修德始乎非非終乎鉅鉅有創乎夷原成乎香岳。墻坏于有隙木坏于有節。折句前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燎原之火生于熒。切山之水漏于涸。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以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聖人消患于未萌。須

禍于未形也。毫釐之差或致鑿于寰海頃刻之誤或遺患于歷年。出處入羣命曰履。履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性。芥甘脆肥醪命曰腐腸之藥。晏游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御隣之中有戎狄焉。藏於香然冥然之間而發于卒然忽然之際。嗚呼靜者如捧盈懼其動也。動者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息毫釐。以至於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耳言卑辭。啓僥倖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竊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曹邨對孝宗曰。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

真西山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

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眾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



者如探舟顧其靜也。慮動者猶顧其靜也。靜虛靜而慮其動也。可矣。隱之所慮待顯而露晦之所慮待明而彰。視如對日星。听如擊雷霆。會如盈滿。銘寤如几筵。歲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伴。非之吏。

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元許魯齋曰。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

高廟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

終虧大德。常人且然。况人君乎。

薛宣曰。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克其極。則堯桀分矣。

布政陳選奏。番人入貢。所過震驚。曰。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

章懋諫元宵燈疏曰。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昔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



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

李慶陽應詔上書曰。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

葉居升萬言書曰。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

楊慎瓌語曰。燔黍太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卷之三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四

君道類四 節儉 詔令 創守 文武 建儲

朝巡聘享

節儉

賁爻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節彖曰。善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三爻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四象曰。安節之享。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古今類用  
旅爨曰。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唯服食器用。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畢命曰。怙侈滅義。將由惡終。葛覃曰。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左傳。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將若之何。譏子產作刺其桶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也。賦也。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之大惡。無乃不可乎。共音恭。與供同。○胡傳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春築臺于郎傳。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因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器。寢不踰



廟。○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君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約。貴不慊于上。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宗富不過百乘。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入于具。則上下相疾也。

鹽鐵論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

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目侈於五色。耳營於五聲。體極輕肥。口極甘脆。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淮南子曰。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簔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

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自關以東謂簔。以西謂扇。原本

作簔音殺。俱扇也。○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

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粢。粢音豨。一斛春為八斗也。



荀子曰。為之瑯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筦篪。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辨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

韓非曰。聖人之治。藏於民。不藏於府庫。

韓詩外傳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史李斯對二世曰。堯之有天下也。采椽不斷。茅茨不

陸雲曰。荷華黃屋。亦新名。之山。亦指珠。亦五。相。之。出。也。杜。注。亦。之。也。時。瑞。之。情。

剪。飾。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

糲。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糲。槩。水。來。槩。水。槩。槩。也。

糲。粗。粟。米。殼。音。學。盡。也。

公孫弘傳論曰。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昔者管仲相齊。有糾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獄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



漢楊雄曰。聖文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玳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華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憎闐鄭衛幻聒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鞜音裕。橐也。猶今胡人扞腰。荀子鞜如金石。高堂隆上魏文帝曰。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

晉范弘之議謝石謚曰。夷吾受謗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

馳。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

齊祖思政事。啓曰。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故能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簠器則陶甃克御。瓊簪玉節。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

蘇綽奏周文書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



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

後魏澄王諫高祖表曰。食土簋而媯德昭。卑宮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房壯而秦力竭。

高克上世祖疏曰。天地無私。故能覆物。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秉至公以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

唐徐賢妃諫伐遼曰。捐有盡之農功。趨無窮之巨寇。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者非常安之術。

人勞者為易亂之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

魏徵上太宗十漸曰。初後已以利物。隨縱欲以勞民。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

褚遂良對太宗怪問諫舜造漆器曰。雕琢害農力。纂組傷女紅。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



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生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菑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宋明華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前世于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

劉元城曰。夫錦綉珠玉。世之所好也。已不好之。則不用。而乃焚之於前殿。此好名之心也。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明皇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



李宗勉告孝宗曰。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苟浮費泛用。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調度而失事機。危昭德告理宗曰。必求安節之亨。毋昭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官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

范師道曰。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昔日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徒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五寸之管而無管天下。不徒實以粟。亦子搗寸之烟。天下不徒實以金。亦子露其金。多則居不忍。多則非大忠臣。嗚呼。陵雲際日。我人於足。以識峻守。雕培。多書。心之作。戒。於。物。信。乃。吾國之。皆。何。錦。後。實。進。心。之。觀。事。之。遠。吳。州。延。

屠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駮牝二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高廟與侍臣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高廟以大明宮制度不侈。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高皇却貢獻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物之方禁造之而  
人教玉杯豈招  
亡之術付用之而  
目亡。○壯九事  
內所居不容過  
疎彼昏不知  
其美而損其  
室羅。○於前  
所存不為適口  
惟存固念上其  
榜而必其酒

目之娛。玩好之失。○高皇不許親王宮室飾彩。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

出。秦。漢。連珠曰。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此。捨。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歌。妖。舞。未。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懲。

王怒言貢獻太多。曰。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奇愛也。恐因而妨政。

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却之。以固結人心為宗。計也。

詔令

姤象曰。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巽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渙爻曰。渙汗其大號。

舜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咸有一德。俾萬姓咸

曰。大哉王言。○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稟令。○多方。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官曰。欽

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大雅抑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辰時也。言以時播告也。○公劉

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禮運曰。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言命以法天。為主官主也。○緇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縉。故大

人不倡遊言。

左傳。揚解對楚子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李文子謂晉使趙穿曰。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穀梁傳曰。為天下主

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

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

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管子曰。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

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

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

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

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埴。上也。書厥土。埴埴。埴打瓦也。老子埴埴。



為器。○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以勝。守不必固矣。○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雪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

人也。○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嚙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傳。傳音。則主尊顯。故曰嚙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禮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母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



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  
可復者。君不言也。○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令下  
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天以  
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

韓非子曰。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  
數下者。可亡也。行私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然則

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  
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勸之事  
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

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  
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

者若烹小鮮。勸諭也。澤者膏液之意。

呂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蒞閭  
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  
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

史。公子成告趙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  
今行為上。



漢陳興疏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  
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  
憎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酒音洗義心自新亦同  
之意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詞必溫懇。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  
不。虞諫改詔令曰。昔之聖王。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  
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萬國之誠也。詔書頒  
下。被于遠邇。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奪既

往之詔。收已澍之施。臣竊以為不可。

宋鄭鮮之議沈叔任父疾去官曰。夫事有相權。故制  
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  
所獲。而為永制者也。

梁武帝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喜怒  
為用。

隋柳或疏曰。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  
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  
在煩數。



或王以剪桐具出  
王以剪桐具出  
戲也。李燁亦戲  
也。而與亡異焉。  
則信與不信也。  
夫不以知而忽不  
以戲而詐則天子  
豈有一言之欺天  
下而天下豈敢忽  
天子之言哉。故成  
陽不敢有言而室  
力無易命矣。

後魏孫紹上靈太后疏曰。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

唐魏徵雨溢陳事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

陸贄疏曰。欲收人心。惟在赦令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夫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

者益不臻。故誨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出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

宋劉安世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視其政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



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慎重之意也。厭與偃同

滕子濟曰。惻怛愛民之詔。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令。不着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辛棄疾讀紹興之詔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以此詔與仇敵俱存也。悲夫。明劉基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

赦德令也。其意在於生。而殺人之道存焉。

### 創守

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武成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勳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大誥曰。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葛。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

大雅下武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於京。鎬京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昭哉嗣服。○昭茲

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周頌武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周頌天作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高山岐山也。荒治也。康安也。言遷於岐其

山雖險而人往歸之行若平夷也。



